
美國版的二二八事件：塔爾薩種族大屠殺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被遺忘的大屠殺



塔爾薩（Tulsa）是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城市，1921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4 日，塔爾薩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。如果你從未聽聞過這宗歷史事件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喬治·拜納姆（George Bynum）是塔爾薩的現任市長，在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絡訪問時，他面有愧色地說，他自己上幾代祖先已經在塔爾薩定居，其中一位還是前市長，但到了 2011 年

他才第一次聽聞過這事件。筆者在 1990 年代初期曾經在奧克拉荷馬州居住了四年，但那段期間我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。一直以來，政府、教科書、博物館、傳媒對此事件均隻字不提。不過，自從出現了波瀾壯闊的黑人命貴運動之後，這次被遺忘的大屠殺便再次浮現出來，在某程度上，塔爾薩種族大屠殺是美國版的二二八事件。

小誤會導致大災難

這場大屠殺發生在塔爾薩市的格林伍德區（Greenwood District），一次大戰結束之後，許多受過教育和比較富裕的非裔人士都聚集在這個區域，包括了醫生、律師、商人，故此格林伍德區被譽為「黑人的華爾街」。

但好景不常，一宗發生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的誤會，卻導致整個社區遭受滅頂之災。那一天，19 歲的黑人擦鞋工迪克·羅蘭（Dick Rowland）被指控性侵了 17 歲的電梯操作員莎拉·佩奇（Sarah Page）。當時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共用同一廁所，羅蘭需要乘坐電梯去一間為黑人而設的廁所，根據羅蘭所說，當時電梯沒有停好，羅蘭進入電梯時向前仆到，因而無意中觸碰到佩奇的身體，還扯裂了她的衣服，佩奇本能地大叫，羅蘭驚惶地跑出電梯。有人報了警，但起初警方只是低調處理，警方認為事件沒有可疑，而且佩奇並沒有提出起訴。

可是，一份報紙卻以煽情的手法去報導這件事，5月31日，警方將羅蘭拘留在法院大樓。一大群白人聚集在法院大樓外面，當時群情洶湧，在高峰時聚集人數高達二千。警長威拉德·麥卡洛 (Willard McCullough) 竭盡所能去保護那黑人男孩，他命令武裝警察站在法院大樓的樓頂戒備，又關閉了大樓的電梯，其他警員則攔住樓梯。三名白人企圖闖進法院，要求警方將羅蘭交給他們，但麥卡洛警長嚴詞拒絕。

一聲槍響，萬劫不復

白人聚集在法院大樓外的消息傳到了格林伍德區，於是乎 75 名黑人前往法院增援，有些人攜帶了武器，他們害怕羅蘭將被處以私刑。這憂慮並不是沒有理據的，由 19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，許多黑人嫌犯都被白人以私刑處死，被處決的人都沒有得到公平審訊，在 1920 年，美國有 53 名黑人被處以私刑。武裝的黑人男子抵達現場之後，有些白人回家拿槍，法院外面火藥味撲鼻。



據目擊者稱，一名白人男子要求一名黑人交出他的手槍，那人拒絕，並且開了一槍，這可能是雙方在糾纏之間意外走火，也可能是那黑人開槍警告。但無論如何，槍聲一響之後，場面便完全失控，雙方開始火拼，結果造成了 10 名白人和 2 名黑人喪生。

白人誓言報復，於是乎大量武裝份子湧入格林伍德區，無差別地射殺、縱火、破壞，一些白人甚至出動私人飛機，從高空向地下掃射和投擲炸彈。黑人還擊，雙方都有死傷，這場暴亂由 5 月 31 日晚上延續至 6 月 1 日。政府隨即宣佈戒嚴令，國民警衛軍介入，多達六千名黑人被拘留，政府說這是為了保護他們。直到 6 月 4 日國民軍撤回戒嚴，事件終於告一段落。但事後沒有白人被控謀殺，市政府認為暴亂的責任應該由黑人承擔。也許雙方對在法院外的槍戰都有責任，但白人攻入格林伍德區濫殺卻是難以甩鍋的。

暴亂過後有 800 人住進醫院，但死亡數字則是人言人殊，有些估計是大約 100 人，有些估計則高達 300 人。紅十字會報告 1256 所房子被燒毀，另外 215 間被破壞，許多黑人家庭無家可歸，只能夠長時間住在紅十字會提供的帳幕。有目擊者說白人將黑人的屍體用貨車運往河邊，然後拋入水中，有些屍體則被埋在亂葬崗。

在暴亂之後，黑人嘗試重建格林伍德區，但政府的城市規劃專家和發展商卻認為有必要「更新城市」(Urban renewal)，結果大量倖存的黑人被迫離開該社區，本來該地區覆

蓋的面積超過 35 個街區，但今天格林伍德區只是一條街的大小，黑人嘲諷所謂「更新城市」其實是「毀滅城市」（Urban removal）。

恐怖襲擊引起了為大屠殺翻案



這段塵封的歷史一直無人問津，為塔爾薩大屠殺翻案的緣起，是 1995 年奧克拉荷馬市的恐怖襲擊，1995 年 4 月 19 日，白人極端份子炸毀了奧拉克荷馬市的聯邦政府大樓，造成了 168 人死亡，680 人受傷，有人說這是奧克拉荷馬州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大屠殺，有人作出更正，指出塔爾薩大屠殺的傷亡數字更高。

1996 年，也就是大屠殺發生 75 年後，州議會成立了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嘗試去還原騷亂的真相，該委員會於 2001 年發表了最終的報告，他們發現當年市政府偏袒白人，委員會要求政府向生還者及其後代作出賠償。該州又通過立法，為生還者的後代設立獎學金，並且在 2010 年為大屠殺的遇難者建成了一座紀念公園。2020 年，奧克拉荷馬州學校正式將大屠殺的歷史納入課程；在同一年政府在墳場進行挖掘，找到了當年死難者的屍體，證明了亂葬崗的說法。今年 6 月 1 日，拜登總統前往塔爾薩，宣佈發生在 1921 年的種族衝突事件是「大屠殺」，拜登說：「這不是暴亂，這是大屠殺，是我們史上最惡劣的一次，卻不是唯一的一次。」

我禁不住聯想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今年三月說過的一番話：「我們犯錯，但是我們會扭轉錯誤；我們會倒退，但是，在整個歷史上我們所做的就是公開和透明地應對這些挑戰，而不是試圖忽略它們，也不是假裝它們不存在，也不是試圖將問題掃入地毯底下。有時候這是痛苦的，有時這是醜陋的，但是每一次，這個國家都因此而變得更加強大、更好、更加團結。」布林肯並不是空口說白話，為塔爾薩大屠殺而作出的深切反省，顯出了民主自由社會的可貴之處。

在文章開頭我提過，塔爾薩大屠殺是美國版的二二八事件，二二八事件發生在 1947 年，比塔爾薩大屠殺遲了 26 年，但台灣當局早在 1991 年已經成立了「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」，一年之後發表報告，1995 年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當年的死難者道歉。美國在 1996 年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此外，當記者詢問拜登總統是否要為 1921 年大屠殺公開致歉，拜登並未回應，過往的美國總統曾經先後為逼害美洲土著、奴隸制度、二戰時禁錮

日裔美國人而道歉，筆者深信，終有一天對格林伍德的道歉必會出現的。總括來說，美國比台灣慢了幾拍，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：「遲來總勝過不來。」

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裏寫了以下兩句話：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。」不管人們說什麼「後真相」、「另類事實」、「平衡宇宙」，我仍然相信追求真相是所有人的責任。

2021 年 6 月 1 日

原載於《有情無國界》

[更多資訊](#)